

浅谈教育的闭环性

□ 外国语学院 崔家楷

我写东西向来不喜引经据典,也不多作比喻。高中写议论文时总觉得憋屈,这篇写下来,到底我是笔者,还是裁缝?但这篇不一样,从中劈开来看,裁的部分尽量羊挂角。

读小学的时候我有一本《诗苑情趣》,不知现在绝版了没有。书是厚厚的一本,需要背一个学期,期末考试整本书。我记得当时午休是两个小时,但我睡不着。家里只有我和祖母两个人,阳光非常好,我们俩每天中午背一首,祖母帮我把每一个字都标上拼音,边说笑边背,背完了刚好到上学时间。学期结束,我们都满腹的墨水,祖母也陪着我背那对我俩来说都晦涩难懂的册子。

小时了了,大未必佳。从前都说“读好书,好读书”,其实我们这代人,在应试教育下,大部分都是把书往死里读,读死书。

无论是刷视频或是看帖子都能发现“如果我还处在初高中,那我必能答上来,可我就是大学生了”诸如此类言论。我也是,不知不觉间脱离那些古诗名篇,沉溺于网文,文言文中冷僻的意向已很久。提起一句诗文不记得标准释义是什么了,可一旦遇到和古人一样的境况时,忽然就发觉,原来那数百几千年前,那个人,那个鲜活少年、明媚妇人,壮志未酬的中年人,是这个意思。

这才是读书的意义。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殁为妄作。后之视今,亦由今之视昔。苦难是那么的具象,我们把那些陈年旧事又走了一遍,忽而听到前人大笑:“这次你路过,人间已无我,你也折这儿了吧?别怕,大智不群,大善无帮,何惧孤步,何惧毁谤。”

从前还有句名言:“读一本好书,就是和一位高尚的人谈话。”年少时为赋新闻强说愁,总是举冷门的例子,总是喜欢小众的文章。可大道至简,世界上就这么多道理,曲着拐着,拆开看还是那句最朴实的话。

有一段《我与地坛》的书评写道:“一个人十三四岁的夏天,在路上捡到一支真枪。因为年少无知,天不怕地不怕,他扣下扳机。没有人死,也没有人受伤。他认为自己开了空枪。后来他三十岁或者更老,走在路上听到背后有隐隐约约的风声。他停下来回过身去,子弹正中眉心。”

被击中的那一刻,教育完成了闭环。

古诗能讲什么呢?情爱离别,花虫鸟鱼,“夜静春山空”。宋词讲什么呢?“却把青梅嗅”又或是“雪洗虏尘静,风约楚云留”。文言文介绍那些渊潭岳峙的能人异士,三千年读史外乎功利禄,九万里悟道终归诗酒田园。

说来惭愧,提起这些来我都记不真切,我只记得十年前那大片的阳光,洋洋洒洒地罩住我和祖母。我们俩笑起来很像,诗都是笑着背完的。背完后我们俩互相检查,不能错一个字。在字都认不全还需要祖母标拼音的年里,那些诗的意思囫圇吞枣,我们俩最喜欢的是《大风歌》,不懂刘邦怎么想,只知道它短,只有三句。

当年的阳光现在照得我怎么也睁不开眼了,我在时光的长河里刻舟求剑,妄图往回看,奈何那光太亮,早已是泪流满面了。

“赌书消得泼茶香,当时只是寻常。”纳兰,你想想会不会跟我一样?

人生海海,山山而川,不过尔尔。



离退休工作处 黄仕军/摄

草原之歌

□ 土建学院 张晓雪

阳光穿过云层,洒落在广袤无垠的草原上,绿意盎然,生机勃勃。这就是草原,一幅生动的画卷,一幅有生命力、和谐又美丽的画卷。在这里,每一个生命都在歌唱,歌唱自然,歌唱生命,歌唱和谐。

草原,是一首静谧而又壮丽的诗篇。微风拂过,草叶轻轻摇曳,仿佛低语着草原的故事。远处,牛羊成群,悠然自得,像是草原的精灵,给这片土地增添了几分生动与活力。天空湛蓝,白云朵朵,像是一群白色的羊群在蓝天中游荡。在这辽阔的草原上,一切都显得那么和谐,那么自然。

草原的生命力是如此强大,它孕育了无数生命。在这里,你可以看到各种植物和动物在共同构建、共同维护这一界繁荣。每一片草叶,每一朵野花,都是草原生命的象征。而那些自由奔跑的绵羊、悠闲漫步的牛群和翱翔天际的雄鹰,都是草原生命的赞歌。

漫步在草原上,你会感受到一种深深的宁静和自由。这里没有城市的喧嚣和繁忙,只有大自然的呼吸和生命的节奏。你可以闭上眼睛,倾听风的声音,倾听草的声音,倾听生命的声音。在这里,你可以感受到生命的伟大和自然的神奇。

草原的美是永恒的,它是一首无言的诗篇,一曲无声的交响乐。在这里,你可以看到生命的奇迹,感受到大自然的魅力。草原是一个充满生机和活力的世界,它能让人的心中重新升起对生命和自然的思考。

走进草原,能感受到它的美丽和魅力。在这里,我们可以找到内心的平静和安宁,找到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在这片草原上,我们看到了生命的多样性和唯一性,感受到了大自然的和谐与美丽。天是那么高,那么纯粹,远远地和无际的草原融在一起。微风轻轻拂过脸颊,痒痒的。仰躺在草叶上看天,恍惚间却像是看海。那没有波纹也没有尽头的海摇晃着,旋转着,头晕目眩之中,连灵魂也好像要溺亡在这份纯粹的蓝色中,好像和这整片天地融成了一起似的。

草原,是永恒的诗篇,唱不完的歌,读不完的诗。春去夏来,秋尽冬临,每一个时刻都是全新的开始,每一次相遇总有新的惊喜。草原是大自然的宠儿。草原之歌,便是生命之歌。

生命,在苦难中放歌

——读《活着》有感

□ 测绘学院 孙金香

要说,最会与悲情小说的作家是余华,余华的作品中最悲情的是《活着》。

我最早读的余华作品是《许三观卖血记》,而不是《活着》。许三观的悲惨遭遇已经让人心如刀割,而《活着》却把人的伤心难过刻画成更深的沟壑。

以致后来,总忍不住骂,余华是个执笔为刃割人心的作家,他将死亡写得举重若轻,又将活着写得举轻若重。

《活着》是主人公福贵的回忆。福贵是个败家子,也是个苦命人。他早年做少爷时吃喝嫖赌,把家产全部输在了青楼的赌桌上。他实实在在地卖地为他还清赌债后,气死在村口的粪坑旁。这是剧情的转折,也是苦难的开端。

从此,少爷变佃农。福贵一家挤进茅草屋,靠种租粮过日子。后来,福贵被国民党拉了壮丁,两年杳无音信,九死一生逃回家,才发现娘死了、五岁的女儿凤霞因病变成了哑巴,生活的铁锤再一次重击了他的心口窝。

生活真像一口破风箱,你怎么使劲拉,也只是断断续续不成章。

媳妇家珍是极好的,从没嫌弃过福贵,勤俭持家。女儿凤霞和儿子有庆都是极好的,懂事孝顺。如果一家人就这么平安度日,那肯定又是极好的,然而福贵的人生注定是一曲悲歌,所有的亲人在这曲悲歌中都是逗号。

有庆在城里上学,一笔一画书写着全家的希望。有庆虽小,却勤劳朴实,会割草,会喂羊,是个农家小能手。有庆上五年级了,是家里最有学问的。被全家寄予厚望的有庆,却在给县长夫人献血时出了事。当他撸起袖子献出血时,也献出了自己已经因饥饿而薄如蝉翼的生命——有庆因被抽血过量而死。

十三岁的生命就这样戛然而止,犹如把石子扔进阴影下的湖面,不仅没听见水花声,连个水纹也没看到。福贵把死去的有庆抱回来,没有回家,直接抱到西坡上——那里埋着有庆的爷爷奶奶——用袖管蒙上眼睛,用衣服包裹上身体,葬于黄土与黑夜之中。小土堆遥望着家的方向。

家珍没看上儿子最后一眼,凤霞也没看上弟弟最后一眼。“有庆不会在这条路上跑来了”,失魂落魄的家珍看着儿子上学的路哽不能言。

“月亮照在路上,像是撒满了盐。”苦命人的生活里皆是苦咸。

有庆死了,凤霞长大了,哑巴凤霞嫁的男人叫二喜。二喜是个偏头,倒也憨厚老实,孝顺老人、疼爱妻子。眼看着日子就像稀饼晒出来糖霜,再次有了甜味。然而生活犹如“刽子手”,“屠刀”还是砍向了凤霞——那个自小爱哭、心灵手巧、孝顺父母、疼爱弟弟、夫妻和睦的美丽姑娘。

凤霞死了,死在生孩子后大出血。凤霞的死将人生的肌肉撕裂,流出汩汩的血和森森白骨。不禁让人一边咒骂作者,一边捶胸顿足:生命竟有如此之痛!苦命的凤霞是过了一段好日子了,“嫁给二喜”是凤霞黯淡生命中的莹莹烛光。只可惜,这光稍纵即逝,莫大的欣慰终究还是变成了莫大的伤悲。

“有庆死在这里,凤霞也死在这里”,福贵和二喜背着凤霞回家了。回家的路上全是雪,西北风呼呼地吹,雪花打在脸上像针戳,冰碴扎进心里像刀割。

不久,儿女双亡,生命枯如灯草的家珍也撒手人寰。家珍、凤霞和有庆被埋在了一起。一个个生命横死,一位位亲人离世,福贵的心已经千疮百孔。

凤霞的孩子叫苦根。苦根是二喜的命根子,苦

根越长越像凤霞,二喜守着苦根就像守着凤霞。这爷俩最终还是先后成了西坡上隆起的土包。二喜死在了两块水泥夹板之间,身体被夹成了肉泥。苦根死在一碗豆子上,因噎而亡。

苦根死后,八口人的家里就只剩福贵一人,福贵一人就是一家。不知道是因为岁月的侵蚀还是生活的磋磨,福贵老了。“老糊涂”福贵买回来头牛,一头又老又瘦,行将被宰杀的老牛。他给牛取名福贵,福贵陪着福贵。

从此,福贵的身边多了一个身影,福贵的田里多了“热闹”的场景:“今天有庆、二喜耕了一亩,家珍、凤霞耕了也有七八分地,苦根还小都耕了半亩……”他对牛说,对自己说,也对死去的人说。他们都曾离去,他们又不曾离去。

“挺住意味着一切。”当苦难由利刃变为钝刀时,生命中再也不能承受之重,人为活着而活着,活得平凡而真切。

炊烟袅袅,霞光漫天,福贵牵着牛哼着歌一路远去,粗哑的令人感动的嗓音飘扬在空旷的田野上;少年去游荡,中年想揣摸,老年做和尚。



100%

□ 公共课教学部 陈绘兵

从2003年2月24日《山东科大报》(总第431期)刊登我的油画《三月》至今,已经度过了整整20年的时光。在这期间,100多幅油画作品在校报上发表,对我是一份难得的认可和激励。这些画作伴随着我酸甜苦辣的平凡生活,也见证了科大阔步向前的辉煌历程。作为科大人,我无比骄傲和自豪。

一个贫穷农村的孩子喜爱和追求艺术,不是一件浪漫和潇洒的事情,其中的无助、苦闷、彷徨、绝望、挣扎和煎熬都深深烙印在心里。记得齐白石在他的《白石老人自述》中说:“穷人家孩子能够长大成人,在社会上出头的真是难若登天。我是穷窝里长大的,到老总算有了一点微名,回想这一生经历,千言万语,悲感交集……”很有同感!因此,在自己的生命条里,我一直坚守认真做人,踏实做事,尽力而为,不狂妄,少张扬。

我选择并钟情油画,源于它的丰饶、凝重、饱满、苍润,以及它的大气磅礴与深度震撼,它为我提供了一方燃烧和释放激情、展示思想和灵魂的舞台,在这个五彩斑斓的舞台上,我重建并开拓自己的精神家园,构筑梦想时空维度与秩序的换置,锻造人生情怀与情操碰撞的生命时光,努力经营和创造一个更好的自己。

刊登在《山东科大报》上的油画作品,静物和花卉占了很大比重。之所以对它们情有独钟,是因为我发现其中孕育着艺术语言的丰富性、多样性、独立性和多面性,它们使我借此打开了一个无限广阔的神秘而又自然的审美视觉领域。再者,从静物和花卉身上我寻觅和把握住了与性格和心灵相契合的机缘,它们自然、朴实、超然、从容,每每让我心醉和感动,我把创作当成生存并努力着的记录和见证。因为我认为,艺术就是我的乐园,作品就是我的身份证,这个世界曾经怎样对待过我,我又怎样解读这个世界,在我或不厌其烦精雕细刻或痛快淋漓恣意挥洒的画布上,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真真切切。

和静物与花卉不同,以泰山为主题的风景区系列油画创作承载了我对大自然、对生命现象乃至对人生和人生的别样情怀,我追求那种人对己深度的灵魂冲击,力求在表现自我情感时与自然精神契合,化作内在的灵魂,从而获得艺术的生命。

生活在五岳独尊的泰山脚下,对登山感悟和体验得天独厚,常常觉得自己是一位真正的登山者,每征服一座山峰,心里都有一份无比的安慰和快意。齐白石老人在谈到自己的创作时曾说:“我所画的东西,以日常能看到的为多,不常见的,我觉得虚无缥缈,画得再好,总是不切实际。”他有诗云:“我亦人间双妙手,搔人痒处最为难。”齐白石的创作理念对我油画风格的形成和创作心态产生了重大影响,我在自己的作品里,注重心灵的深切感受,色彩的意象表达。从写意到写意,从写意到表现,走到山穷水尽的时候,勇敢地进行“衰年变法”,这是对自我的救赎和超越。

《最美逆行者》和《抗疫图》是我主题性创作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品。著名评论家桑干在《为卓越时代创作卓越作品》一文中评论道:“他的《抗疫图》成为中华民族魂的新凝聚图腾,先由《中国民族博览》隆重连载,在全社会引起热烈反响,后被山东第一医科大学校史馆郑重收藏,成为见证历史、弘扬大医精诚和馨香。这一件作品,源于爱的表达,成于对国家人民的无限忠诚。美术家与白衣

战士心心相印的力量,是这件作品独一无二的构成要素,有国才有家,从来没有如此精彩与独特!《最美逆行者》成为中国抗疫与中国美术的双重标志,卓越时代必有卓越作品……”

选择绘画最大的益处,或者说绘画给我的最大乐趣,就是它能让我沉浸在属于自己的孤寂与忙碌里,默默地与命运和现实抗争,静静地埋首努力。深知自己选定的路是一条“光明的迷途”,既不易到达,也无法终止,但依然信任并坚守自己的工作态度,虽然看上去像是作茧自缚,却总比钻进别人遗弃的壳里得意洋洋、孤芳自赏更有挑战和价值,毕竟这样还留有破蛹化蝶的希望。寻觅和探究艺术语言的摸索,每每给我自信和激励,我坚持住!从俄罗斯功勋艺术家康佳诺那里学习和借鉴来的创作理念和表达方式,这使我的作品里面蕴含着我的精血和气节,而有别于其他任何人!

黄永玉曾说,画画的永远是孤独的行囊者,他要对付自身身旁世界所有的惊涛骇浪的人情世故,用极大的克制力维持创作环境的宁静安详。而这种宁静和安详的背后,要做怎样的反向努力,只有我自己心知肚明。面对瞬息万变的崭新年代,忙忙碌碌不经意间放弃的身份和现状将作怎样的定位常常让自己在憋屈与矫情之间欲言又止,无奈而尴尬。

回首30多年艺术探寻和攀登之路,起伏和曲折始终伴随着我,兵荒马乱,水深火热,焦头烂额,手忙脚乱,孤寂的状态,边缘的位置连曾经愤怒的绝望和时不我待的感恩,感通着我超脱一切世俗的成败和所有个人的恩怨,独享一份宁静的孤独。在那份自由和宁静里,执着于自己的选择和承诺,抬起头走路,低头做人,顺其自然,尽力而为,花开花落,甘苦自知;心无挂碍,无欲则刚。

选择了艺术,就是选择了一种命运,一种既多情又无情,既沉默又炫耀的悲喜交加的命运。这是一种幸运和幸福,有时也是一种无法解脱的痛苦,但我始终坚信:一个普通的灵魂,也能走得高远,尽管那里或许并不热闹和繁华,甚至也不属于中心和主流。

从事艺术创作30多年来,我一直抱定这样的想法,把对艺术的认知和理解,把自己的人生追求和人生价值都体现在作品里,这条路尽管并不平坦,但钟情和挚爱催促着我锲而不舍的脚步。于是,我不断审视自己生活和生命的坐标,以勤奋和执着作为探寻自己艺术角度和艺术语言的代价。这些探寻的痕迹,留在了《山东科大报》刊登的100多幅油画作品上,也刻在了我激情燃烧的生命里。

100,是个很圆满的数字,也是个很吉祥的结果。千帆历尽,初心依旧,尽心尽力,无愧无悔,苦尽甘来,坦然宁静;丹青不知老将至,笃行不怠更奋发,余生力争画出一个更好的自己,行稳致远。

20年前的第一幅油画,画了迎春花,最近在总第1218期刊登的是荷花,在对各种花卉的沉醉痴迷中,走过岁月,走过我自己。迎春花,虽惊艳,却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荷花,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这是花的魅力传奇,也是我情怀与品格的写照!

每年给新的一批学生上艺术公选课的时候,我都会挑选100幅画放在PPT上给他们看,并告诉他们,100的寓意,除了对艺术100%的热爱,还有100%的努力和付出。顷刻间,台下就会爆发出不绝于耳的惊叹与尖叫,那些声音听起来很美妙很温暖,让我兴奋和激动,给我信心和力量。

世界上有两个我

□ 文法学院 张思宇

黄昏的景象总是让人难以辨别,暖黄的夕阳刺痛了眼睛,晕开无数模糊的光圈,将一切都变得朦胧不清。

夕阳西下,恰似英雄迟暮,总能勾起人们尘封的记忆,带着淡淡的忧伤与平静,淡然着,自处着。过往的遗憾不计其数,于是乎重返过去的念头也就不期而至,幻想着或许能填补往昔的空缺和那些难以逾越的鸿沟。

太阳落山,新月处长,流年缓缓掠过。我们飞快地成长为大人,可却还是不知何为圆满,只会难以自拔地陷入悔恨和自我折磨。当初如果再努力一点,现在是不是能更轻松。如果能更早发现他的病症,现在是不是就不用面临分别。无数个“如果”如同冬日的寒风,削尖了脑袋般想打破坚硬的玻璃冲进来,把我搅得心烦意乱。

未来如同夜色中的一团小小的光,光线透过结雾的玻璃模糊晕开,让人不知远处等待的是新生还是层层叠叠的屏障。我们每天都像沉在水底,向上望时,荡漾的水面在阳光的透射中像稀薄又明亮的膜,似乎触手可及,可当真正伸出手去后,时间却如流水般从指缝间溜走,只留下一种难言的恐惧与迷茫。

处在命运洪流里的我们起起伏伏,为了看似渺茫又不切实际的梦想不停地前进。我们从迷茫中来,在迷茫中住,往迷茫中去。在这条冰封雾锁的生命路程里漫游,前途和四围的光景暧昧,让你看不清前方的路,只要往前走,从不止住脚步。

然未来不足惧,过往无须泣。我们就像太阳,每时每刻都是夕阳也都是旭日,熄灭着走下山去收尽苍凉残照之际,也正是它在另一面燃烧着爬上山顶去驱散朝晖朝霞之时。

人生的意义本就在于舞动着此时此刻,万事皆可能,不如允许一切发生。我们只需携着布满伤疤和烙印的不屈肉体与灵魂,迎接狂风骤雨,等待下一个绽放的春天。

人生不是轨道,而是旷野。我就是凡人,没有金手指,无从改变过去,更预料不出未来,只有体味当下的美好。当下的一阵风,一条清流,抑或者是梅花瓣上的融雪,就足以让我包容一切,消化一切,爱这个破碎又泥泞的世界。

在这个世界上有两个我,一个沉湎于过去,一个撕扯着未来。我站在今天,设想过去又幻想未来,过去和未来在今天随意交叉,因而过去和未来都刮着现在的风。

陈绘兵油画作品在《山东科大报》

